



山東按察使周公鑑傳

周鑑字孔明正統乙丑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大學士陳循子所爲不法鑑按置大辟還其園奪田廬子女若干陳切齒伺以中之無所得已風部遷雲南按察司副使終陳在政府九年不遷鑑所至汰墨理枉仍開寶泉壩積水溉田多至數萬頃後以通考過家行江中風覆其舟僕有周濟者絕木從傍出斧舟得鑑尚端立無恙所賫俸金僅二百兩衣數襲貯葦囊中驛吏自水底鉤以還鑑鑰識如故衆驚以爲神尋陞山東按察使乞歸與布政李正芳僉事董

應軫相友善三人者有雅望縣爲建耆老堂于治右
有大政及事疑而不決者必咨而後行之

副使

山東副使張孟兼丁傳

方孝孺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
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爲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
中能士郡縣以孟兼名士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
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
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爲
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安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
爲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
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知也

孟兼爲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須刪綠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歛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旣而孟兼以謫輸作鄉人不及言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笑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謬爲卑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爲倨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計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爲

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爲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母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

膽如鬼神聲聞 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娶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爲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卒笞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更自至庫買錢民 而孟兼謂此詔印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謫筆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慄印即上封事言

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笞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笏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荅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決之以爲宜然孟兼

中寔無儉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
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
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
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畧它人謬矣法雖過嚴
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山東按察司副使彭先生勗傳 葉盛

先生彭氏名勗字祖期別號春菴宋御史中丞思永
十二世孫也系出唐安定王後吉州刺史玠始居廬
陵山口六世祖司農少卿少英從文天祥起兵勤王
始遷今永豐故今爲永豐人曾祖貴德以書經試不
偶乃業醫濟人家有種德堂蓋期待其子孫所以識
也祖景忠父叔敏先生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
嘗從鄉父老人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
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人大奇之父聞私語
之曰爾能力學以繼前人聞乎卽應聲曰吾能之於

是遣從里儒曾以南游大通經術年廿六登永樂乙未進士念親老乞教職就養得南雄府教授在官凡得一美衣食必先奉親諸生化服其爲教以經書熟讀講解爲先作文次之每選諸生之尤者聚一室同飲食躬爲訓導至終其任不替造就甚多雲南試聘爲考官驛舟抵廣南界有稱臨安府生求見贊以黃金先生笑却之三日復尾其後因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旣至方鎮諸公禮待甚厚凡場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帥昂二公以考官多私是科則

真之獨先生嚴不可犯故爾九載赴

吏部以急關仍除建寧教授績效如南雄有許宗道者以醫書爲權要所嬖因中傷官民人諂事之按察副使王增刷卷來卧疾道中許一女孫飲人家而寘轎於生員游亨門亨歸怒毆其轎夫許銜之卽以游氏父子魘魅入誣且以其居近童五郎祠爲証遂宜亨叔父七人重罪俱就其平民因神而下獄者四百餘家且以增素敬先生恐先生直其誣弁讒先生不得見一日官吏聚揖增言茲事不枉人畏其威皆曰然先生獨立而言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信讒衆駭愕而退少選

召送志書入乃大愧悔盡釋無辜增亦卒正統元年
以少傅楊公士奇薦召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儒學
師道卓然教條畢立寬嚴得體一時東南士風翕然
振起已未廷試三甲魁選悉出先生至今論南畿提
學必以先生爲第一嘗辯嘉定縣民朱行等三人非
謀殺人建平縣民陳良二陳文二等十五人非強盜
衆服其明教官有持身不謹者卽就黜揚州安慶知
府不稱皆劾罷之又幾九年以內艱去起復拔授考
功郎中先是司府州縣及雜職等官考滿當黜陟者
雖公罪但經納贖亦從私罪降用不報爲私過者有

罰先生謂此不合公罪不降律巡檢倉庫稅務河泊
等官犯笞杖罪者不論其功績卽於原授資級降用
先生謂此合從當陞資級降庶不違定制而前官文
過譁然相攻以爲行之年久卽爲例不宜遽更部堂
爲大閱洪武永樂中已行卷牘一如先生言譁者始
服至於吏胥歷役多弊言者方多法以繩之得罪者
相繼先生謂法出奸生若不爲定規易守將攪撓不
已乃自入奏詔可之俾部堂議條例以進考功爲之
一清獨趙侍郎者怙勢自用與先生不合嘗面以言
誘之先生應之曰勗所知守成憲以合公論耳若狗

時干位非素志也遂奏先生學行雖優疎於吏牘宜調爲郡不報已而竟用闕補山東按察副使士論不能平王文端公雖極知重先生而亦莫能主也未幾有已已之變廷議以先生可用乃勅簡練軍壯固守城池督造軍器送京營於是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絕島必親歷以伸寬宣澤爲已任屢抗攘外安內之疏直言不隱如是者又四年以老疾自陳不許巡撫考再爲之奏始得歸時景泰癸酉年僅六十四先生正學直道確然自守壯老一致不爲流俗所惑南雄學後舊有小祠肖一女子中坐每稱之云靈甚學官

弟子恒設祭先生初至家人詹暴卒有爲之私禱遂安明日先生令積薪祠前躬寘火焚之後屢見光怪有勸復之者拒不納怪亦尋息嘗奏言釋氏云凡人平生所爲之惡皆可脩齋懺脫道經有云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姦私邪淫之罪亦可誦經而卽滅爲惡明不天討幽有鬼神而日齋醮可滅豈理也哉且脩齋起於梁武設醮起於林靈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誠世之大害宜漸除之及毀去天下不係叢林寺院停給僧人度牒勒令年少僧尼還俗禁止剏立菴寺脩齋設醮庶治道可復所至拳拳以名教爲事若建寧

胡文定蔡九峯真西山輩勅尊賢堂秩祀之官如漢
五更桓榮大司農朱邑吳將周瑜宋范文正公胡安
定歐陽公朱文公游定夫元高郵守李齊等墳祠皆
爲脩建又嘗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非孔子刪
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羣聖之大成
也濂洛關閩之學非朱子註釋六經而裒集諸子之
言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羣賢之大成也今 朝廷於
孔子至矣而朱子建寧舊宅有祠無祭子孫身服徭
役誠非所宜乞定議褒崇幸甚疏入公議是近年增
入從祀者多大賢之後累加恩典先生有以導之矣
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山東郡邑通志勝覽等集藏于
濟南書傳通釋傳學者又嘗集朱夫子以下讀書規
範名曰讀書要法若干卷門人葉盛曰先生剛方正
直道大而才高觀其在學校在執法在考功皆有成
蹟而獨不爲時宰所容大都可知已使當時處先生
而得其宜則所以發揚經訓丕變斯文不猶有可望
者乎昔張子厚浙東按獄明道先生特疏懇雷彭先
生則旣冒不閑吏牘之詆矣乃猶以一察宮之亞僕
僕走塵埃中迨老且休不聞有明道者出一言留之
先生亦不遇也哉先生亦不遇也哉

副使鄭公敬傳

黃佐

鄭敬字德聚東莞人少秀異明敏讀書雖易於記憶然每誦必百遍乃止夜誦非三鼓不休取正統壬戌進士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尋改道江西廉節自持曹無滯牒同官憚之六載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改河南雲南滿考將之京上曾知其行李蕭索循故習贖以兼金異貨家人或勸之受則大怒叱之曰我司風紀二十年享有常祿猶懼弗稱况敢暗昧改節以欺天平成化丙戌陞山東副使食少事煩方踰四袞而髮盡白卽自陳致仕歸卒于家年五十八其卒也

幾無以為歛人皆稱之

山東按察司副使王和傳

子念附

永平志

王和字以節遷安人成化戊戌進士知館陶縣布愛
舉滯再知金壇加謹於昔召入為御史贈父政為四
川道御史歷巡兩京在南道巡視鳳陽洗剔夙弊劾
戶部尚書張鳳在北道劾西廠太監汪直并奏革西
廠聲動朝野監試山西號得士解元張潤後為尚書
陞山東海道副使巡察不避寒暑而青州盜平瘴疾
卒于官生平廉介剛方不移於時好卒日貧不能歸
葬按察使陳璧哀數白金為賻始得襄事焉子念字

廷重弱冠領鄉薦登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
 禮部郎中往南京縣令郭禎具六十金為餽贐堅辭
 之巡按許翊鳳為立進士坊謝曰邑民貧矣寧忍為
 予歛怨乎竟寢在南京值逆濠干紀監朝陽門城守
 軍事平賜白金綵幣陞知九江府值濠亂後百務廢
 毀漸次修復而民不知勞調程番奏開士民生貢額
 使夷知向化却土官千金饋而竟寘之法居鄉益以
 廉靖自守事母具孝養友兩弟推先業畀之惟以餘
 俸市地百畝自給家居二十七年足跡不至官府絕
下言公事惟喜吟詠能鼓琴逢勝日嘉山水必邀舊
 遊朝夕鐘味不倦居喪制行朱子家禮士大夫家化之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惟聰墓碑

公諱惟聰字自愚河南杞人也生而異狀碩首豐背
 厚面腰腹方闊身長七尺力舉千斤望之屹屹然躍
 馬擊劔儼捷如俠士性質氣猛趨義若奔甘淡服勤
 避污如不及少習朱氏詩夜誦畢則入空室習劔懸
 枕作壘為攻擊之狀讀古兵法有妙悟成化乙酉舉
 于鄉後屢上春宮或獨行無僕荷杖跨驢惡少駭散
 丙午選邳州知州河漕荒田公相地勢之宜走濼開
 渠抽棘辟畝歲入倍常流民復業蝗不至境上官驗
 而稱之弘治壬子河決黃陵治河大夫劉忠宣取公

供事河久未塞公忽悟卷埽法蓋先於岸上作臺後
密置兩木於下背環繫索臺上作埽堅築之長七十
丈高二丈乃抽木下埽於水其激流則并下二埽又
以草束上密其隙河則東注不溢作堤延袤六百里
公以四十日成均分合工毋敢買佚奏功晉工部都
水郎中改繕部采木湖南庚申北虜大八寇大同兵
敗死晉公山西按察副使大同兵備公比伍閱精十
抽一拔制兵長短互用馬步錯行因藝執器不強未
能挑牌防矢戰車立藩晝則治武夜則固壘旗鼓號
令聽聞相辨自率三千與同辛苦又修邊城續斷刻

複外曰大邊內曰小邊皆十里一墾中舍小墾或三
大墾守兵五十人小亦得半由是士躍馬騰烽燧不
舉又三年改山東副使管遼陽屯田又悉究其病源
梏奪權貴皆受約束並邊廢田益市牛耕鑄鑄鈔鈕
刷給農之具能自具者丁壯興勵歲益田若干頃造
冊送府恐防射沒皆公自畫疆界手竿尺寸又欲做
古井溝遂畝澮暇則便耕作警則阻馳驟值改官不
果正德丙寅又以急命往宣府飭兵虜畏而不敢至
公年七十致仕

山東副使王公臬傳

子樵述

先君諱臬字汝陳正德丁卯鄉舉丁丑進士初授兵部車駕司主事諫武宗南巡忤旨與同事者午

門跪廷杖有差以外艱歸服闋除兵部武庫司主事以母老乞南曹一職以便親改南京戶部四川司主事尋改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晉稽勲司郎中出知東昌府以母老陳情乞便養改寧波仕至山東按察司巡海副使東昌土曠人稀召人開闢編戶有土民遷民之異田稅多寡初無定則而豪猾因得以上下其手富者種無糧之地貧者納無地之糧先君因民

具奏奉 命爲之丈量先君生長南方洞知量田之弊全由委任不得其人故本以利民而民先見其擾或反有因而爲姦者而民重受其害也選于所屬得知縣張四維等分任其事而躬親按校之周一州七縣未嘗費公私一縑而宿弊頓清均田之後熟地或三四畝納糧一畝荒地或數十畝納糧一畝四方逃移者聞風復業先君身率諸屬存恤安甯或爲之處給牛種禁州縣科敷之不時者 本府夫役除高唐恩縣在平陸路應付外沿河復設有聊城臨清二大廠每廠歲該編接遞牌夫一千五百名臨清廠舊例每夫徵銀六兩五錢總解州庫逐時顧募年終送戶備道稽考本府不得與聞惟聊城廠全解正身走遞率爲無藉棍徒包攬一身常兼數役空名影射姦弊百端先君自到任之後令各州縣於應該役一半徵銀一半走遞聽民自便不得抑勒遇有使客往來先儘見在人夫差撥如有不敷給銀顧募嘉靖七年冬會計一年之間以存省夫銀三千八百餘兩八年新審均徭具申巡撫每夫減去銀二兩五錢 河下接遞出給印信長單上水下水夫有定數過客不得多索夫役不得脫逃問菴馬公以舊巡臺經過縣官送

夫頗溢常數馬公輒發還曰以成賢太守之美少師
 楊文襄公一清與先君書曰蒞任以來清簡牧愛士
 民歸心惟過往士夫間有不樂者大要接見稍踈及
 人夫接遞不滿其意耳夫要衝之地往來旁午安得
 人人接見之裁省夫役屢有 明旨皆不足恤然亦
 不可不知在善酌處之而已 郎中劉正一書曰東昌
 政聲遠播且停止河工一疏活數萬生靈之命部堂
 諸老甚為羨服盛公回咨于吾兄則帖服于奇微則
 攻訐此所以二兄以此敗而吾兄愈有名也前任海
 道副使馮公時書曰海道團操 壘書所載付之兵

柄責以截殺中軍之設操廠之建為慮遠也柰何以
 小說而廢一旦有警何以待之又云議處車夫等事
 尤見老成至慮先君往真率待人坦易而于事未嘗
 苟同平生不欺人一語坐無箕踞行無左右顧遇意
 所不可若黑厲不可犯而度量寬洪能容人之所不
 能容先君生成化丁酉十月初九日終嘉靖癸丑十
 一月三十日年七十有七

山東按察司副使沈公鍾墓志銘

魯鐸

公諱鍾字仲律姓沈氏其先長洲甫里人高祖興宗
曾祖以成祖孟新以人材徵不就洪武中徙閭右實
京師始占籍上元父原本敦德循理以公貴贈禮部
主事母舒氏封太安人公昆弟凡五人兄鑑長山知
縣洎鐸鏞皆出前母母弟鎧兵部主事公生岐嶷絕
羣童時得長山君題紙於棘院見星有好風好雨卽
悟天道當究從雲間夏公正夫學閎所爲文竄訂數
言喜爲作吳語曰是卽文矣爲諸生應天惟堂鼓鳴

乃一出舍古聖賢書諸史無不讀者所業不苟狗舉
子時好天順庚辰登進士會選科道不赴曰恐言未
足利天下授驗封主事請便母養改南客司扁所居
齋曰思古日劬書其中倭人入貢嘗奪人市物公給
賞至禁之無敢登岸署司儀制值萬壽聖節六卿
例一人奉表賀時章恭毅公爲禮部侍郎有所執論
莫肯行同官無可否者公從容一言卽爲趣裝崔莊
敏公爲冢宰時知公名欲見之屢使從公借書公檢
母而已卒未嘗往見益里公公道誼友有若章公懋
公倫者凡九人故時有十君子之號陞山西僉事

莊敏實薦之內艱起仍舊秩除湖廣理刑秩滿
遂擢副使提學尋以山東學政不舉特改公往歲餘
上書乞休致不許因號休齋以見志書再上乃得報
卽日南歸年五十七冢宰致仕尹公出餞贈有平生
負正氣之句旣至上元以其子寶迎奉居江夏公地
易不事表襟心不畱毫髮私家之有無不省孝友天
至官資入必跪進太安人不寘私篋弟未舉時朔望
謁文廟必徒行赴部而以所乘馬送之長山君有二
子不能養日三餽食逮終其身仕餘三十年一無所
干謁西涯李公嘗謂今之不識相門者公一人耳直

道性成至接人則和氣藹然聞人善稱道不置雖不
解飲酒燕會未嘗不終提學三省身教大行故一時
多實材所至詩成輒大書道勁盈咫竟壁無傾斜在
江夏居間校古今名集時有批評客至語世務憂形
於色忌辰齋祭老猶號泣如嬰兒云享年八十有三
所著文有思古齋集詩有晉陽楚遊等集門生李參
政天賦復併刻之總謂之休翁集云

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戴君冠墓志銘

樊鳴

君戴氏諱冠字仲鵬號邃谷先世江西吉水人父誼
中弘治戊午鄉試累官至趙府長史娶程氏贈太安
人生長子巾次卽君也君幼嶄然自出謹禮客未嘗
婆娑嬉遊長從吾師何子於京師苦學至困疾輒益
弗懈是時長史公仕獻縣學君每省視往來途中口
誦不輟途人皆異之數年盡得何子之道嘗讀其文
曰彼有善不善何子稱曰戴生妙悟諸人弗如也由
是名聲籍甚正德丁酉舉河南戊辰登進士第授戶

部主事主事三年憂國用之不足而見冗食之衆也
于是上疏曰臣聞立國以人聚人以財 祖宗以來
百六十年倉庫積蓄未見其有餘軍國經用未見其
不匱海內虛耗物力頓屈此何故也今宣大陝西諸
邊數有警報戶部運送之使相繼告急之不絕加之
北直隸河南山東徐淮之境水亢爲災小民逃亡不
知 陛下亦嘗少念及於此乎臣惟古人論理財皆
務去冗食臣見京師勢要之家子弟家人苟竊爵賞
錦衣官屬萬餘次者係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
數計實皆所謂國蠹也昔國家漕運每歲四百萬所
入足供所出尚有贏餘近年水旱相仍所入不及前
數而歲支過當槩計此輩所費三分之一 陛下何
忍以赤子膏血養此蠹乎又曰臣聞兵貴精不貴多
邊軍生長邊土習于戰陣今一遇有警便遣京軍彼
居則惡其奪食戰則恐其奪功烏肯盡其死力也哉
虜退京軍掣回矣宣府兌調官軍三千餘名累經臣
下論列堅不肯從不知 陛下何所顧慮而不從此
乎又曰臣聞天子藏富于天下者也若務鳩聚爲帑
積之積是匹夫商賈之計比年逆瑾旣貶所籍財產
不歸之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

有監局外有部寺不知此庫何所用之䟽上大忤貶
廣東烏石驛丞是爲正德十年烏石居七年種蔬自
給益肆于學嘗赴廣州夜行海賊入舟君惶懼投水
若有人捧出者三乃獲生嘉靖改元起戶部員外半
道陞延平知府延平幾一年適當入覲君弗治行一
日肩輿出城隸人問何之曰直從北路歸爾一郡大
驚其廉直如此尋改蘇州數月拜山東按察司副使
提學未履任遭長史公之喪服闋而感風病積久不
起矣

山東按察司副使羅公循傳

子洪先

先按察府君諱循字遵善員外公之仲子也爲人魁
碩廣額巨目隆準方頤美鬚髯長尺餘吐聲如鐘性
剛嚴慷慨急於義而厭猥屑自幼從大父經歷公授
尚書未幾公入國子監而員外公素貧常不能得師
府君乃發憤自閉一舍晨夜誦讀不輟同舍生嫌其
異已邀與觀里 劇戲府君給曰我固畏夜行已而
舍外數有怪同舍生避去府君顧益自喜得專誦讀
十四五爲文章卽有繩準長老輩見而奇之於是長
史李公勲許妻以女是爲李宜人李公爲新野訓導

年二十二往就婚始至試令背誦書不遺一字試爲
文操筆立就李公喜延二師爲解尚書及諸史傳踰
年乃婚新野去漢中白河數百里府君因羣從往來
遂留爲諸生白河諸生聞有南人至懼其壓已也黨
惡少爲誣訟府君直之官罪坐訟者卒不得誣而俗
故以酒食徵逐不喜詩書府君日與高會飲酒夜則
程書雞鳴乃罷楊文襄公一清爲督學僉事試府君
驚曰此非白河生比告故則又自喜曰我固能知之
今當不失魁選他年必爲良吏也遂指日以戒諸生
諸生慙曰今日乃爲南人所屈府君聞之是年引疾
不就試弘治乙卯舉鄉試第三人上春官不第

延爲其子師已未登進士第觀政刑部諸進士登第
者率假貸飾僕馬服舍府君布袍蔬食不異平日是
時尚書閔公珪侍郎白公昂皆精灑家令諸進士試
閱獄日幾狀府君時時持刑書就長人問所疑有所
註讞一一取長官可否閱狀已卽又代閱諸進士狀
已而代長官署獄事莫不當灑遂以刑名聞于時辛
酉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主京城內外獄
訟號繁冗府君剖決無滯凡五月以員外公憂歸甲
子起復補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州洪故事役夫輓

上供及漕索漕舟羨米而民舟則予募錢官爲裒分
懷墨者陰減其算甚則指他費盡沒入之諸舟爭道
日起訟府君至首罷漕米總役夫以甲乙而什伍之
民舟先後次步下入所募數役自甲乙持籌往已事
受錢于舟還籌而休終則復始官府晏然常以暇日
治隄防水復植木其上以固之役夫往來不知道暑
三年聲譽大著戊辰代歸適武庫主事缺有力者爭
欲得之是時許襄毅公進爲冢宰謁者踵至公曰吾
已得人比奏下府君也府君謁吏許公謂曰爾知所
以得此乎汝能絕外交故以媿競進者也已已署車
駕員外郎巡視皇城是時逆瑾當權而武皇帝
微行中官義子出入禁內府君故虞其變每夜偵伺
防守嚴門柝埃鉦嘗立馬風雪中鬚冰結衣領上不
敢懈庚午陞員外郎署武選郎中瑾私人多在武衛
武衛陞罷必關白始行弘治間有已革乳母官三百
人援瑾求復府君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爲內降非
制名器宜惜議出劉公大夏不可輕改且恐啟倖門
糜歲給奏竟寢會考選武衛而金吾右衛指揮張某
等二十餘人爲瑾爪牙府君罷其管事尚書王敞以
副入告瑾大怒罵曰汝老悖獨不知張某等可用耶

敞曰郎中輩爲之敞不知也則又罵曰不能制郎中
安用尚書爲敞請曰幸無怒卽更奏矣敞歸召府君
怒曰汝後生不曉事乃令我輩受辱萬一召禍汝獨
得免乎卽濡筆巖奏府君走前持奏曰勿毀成牘但
示姓名足矣敞不得已以別楮書二十餘人投府君
府君退召書史數十人將別爲奏上當是時瑾氣焰
傾中外稍違意卽置之死府君分必就逮其存初奏
與所書別楮冀自明也後四日瑾敗敞拂曙入部口
囁囁向府君索初奏上之以脫已且曰謝爾早見不
令毀奏也瑾旣誅敞亦罷去同官以是多府君是時

天下被盜害盜賊起松江爲甚辛未春有

詔選

賢守令要害地以弭亂楊文襄公爲冢宰故知府君

乃爲屈常調擢鎮江府知府鎮江當饑饉凋敝之後

庫不餘粟藏不餘錢解無完舍百務就弛府君嘆曰

是尚可以應緩急乎爲之去奸胥縮浮費捐官洲清

夙弊積贖金甃垣壁備弓弩明年巨寇劉上等自南

京流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城而指揮使閉門自

守君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爲城將以衛民未聞棄民

嬰空城也乃斧扁鑰納之迨夜乃止復多爲旗幟江

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中爲疑兵府君自

乘城鳴枹鼓令老弱各執戈矛擊釜鉦助軍勢呼聲
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未幾 朝廷遣四將軍將北
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餘人且至凡軍行芻糧器
仗舟艦馱馬犒賞費盡取之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
府君日初出伏謁諸司致供餼受命令日晏始徧出
則促辦諸費不就寢者四十餘日鬚髮爲白已而狼
山奏捷上功賜大紅衣一襲府君初屈常調爲守卒
是又能弭亂而諸寮中憚其方嚴不得騁其郡人貴
顯者又以請謁不行交構騰謗文襄公不能辨復以
才堪保障調淮安前守劉君祥嘗辱於寇而諸將殘

破尤甚府君一以寬厚休養之始錄囚縱釋九十餘
人訟者令持詞往逮至則自相引證情服則薄譴毀
其詞以去於是獄無壘繫御史驟見疑之比得以爲
庶幾囹圄空虛之效上治行諸郡第一癸酉擢山東
按察司副使奉 敕整飭徐州淮揚等處兵備徐州
既習府君行事令下不嚴而肅是時宸濠懷不軌沂
邳間私販橫行府君以南北咽喉不可無堅城壯軍
遏其衝乃跡境內諸盜面授將士方畧往必成擒所
得衣糧錢帛甚衆則爲召募武士凡射穿札力舉重
及超乘抵距者悉得應募旣與歲給而旬日輒再閱

試試有重賞於是遠近聞者莫不景赴久之得武士數百人一可當百會河決西岸城有圯者乃益發其瑕壘鑿石爲墊而崇厚其墉乙亥以繼母李氏憂歸比去積穀數萬銀五千六百有奇布帛雜物稱是府君旣歸而代者掩爲私囊於是武士皆解散去戊寅起復補密雲兵備密雲去京師百餘里異時武皇帝出遊日至其地兵備官被戎服擁橐韃伏迎界上有所幸卽令前導趣馬行且跛曳中官益馳驟相逼或以馬箠馱朴爲戲必入賄中官乞憐乃復騎而其地去古北口邊五十里中官監軍事者肆武斷腹削

士卒困甚有警猝不可用府君聞之嘆曰凡此皆非所堪也今顧得之其命矣夫雖然吾以憲臣奉璽書行事不出尺寸力何以報天子卽日就

道是時鎮守太監張信驕橫嘗密請救得節制兵備官聞府君氣岸不相下必不利已乃入疏以兵備官爲冗員請省之撫巡臺臣爭不能得府君上官止一日而報者至遂促裝曰此私幸也不復待次吏部棄官歸寓縣城終歲杜門以詩書課子當道貴人誘之門者託辭以謝卽縣令多不得見已而曰此非所以長子孫也則又返鄉之故居自居鄉日與田夫野老

談耕牧事晨夜令小童取芻飯牛養魚或視春種食
豨秋至耕者告獲率子弟開廩執槩散籌汗津津下
不自止鄉人見者笑曰憲副公乃親農人事耶府君
應曰我固農人不知憲副者誰也蓋辛勤十餘年家
始足食丁亥吏部用薦者復除山東按察副使檄且
至府君嘆曰吾亦願有所爲顧今老矣譬之棧舟已
有定步又向風波行耶引疾力辭吏部以府君辭甚
力因不復強已丑長子洪先舉進士及第第一人爲
書以戒曰吾無厚德遺汝汝徼祖宗餘惠蒙天子
厚恩何以自處今而後勉爲完人以圖稱塞始以進

士試給事中上姓名第三公卿賀者踵至明日奏下
得之者同年張某也張爲中人養子事以賄成有相
告者府君不對其後當遷員外郎而競進者又攘之
諸曹不能平嗾府君曰曷自明府君曰彼之進必以
賢也主事年久且爲員外郎何汲汲耶於是時論鄙
二人而益多府君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
罽褐同舍唐君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府君訪之
比入坐唐故戲探其囊出褐示府君曰是不類君家
物耶府君目逆曰汝母戲言唐又持褐相辨府君趨
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唐醉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

不取何也府君曰不然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爲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始如白河嘗從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府君佯若不論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此舉鄉試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強入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府君意其奔也不之荅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魔語起問之已爲鬼物所侵迺視戶戶固扃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此二事較之魯男希文何所軒輊

山東按察司副使韓公廉墓志銘

孫陞

嘉靖丁未十月二十三日山東按察副使致仕韓公卒于家公諱廉字守清其先蓋相州人宋忠獻公琦之裔有名亞二者從宋南渡籍餘姚故今子孫世爲餘姚人高祖裕七大使曾祖大中祖孟珉父衡娶于柳以景泰甲戌十月一日生公幼穎異長游邑庠有名舉弘治壬子鄉試高等丙辰進士授任縣知縣任土隘人瘠轉徙者半公加意拊循省刑節費民繇是父母之相率歸附縣故有契稅當事者往往乾沒公

減額積貯以城圯鳩工繕城城完民不知役三載政成徵爲廣東道監察御史行之日老幼塞衢攀輓車不得行已爲立石紀績乃後盜起攻任縣城弗能克民感公遺惠復紀之石繫思焉爲御史首上選正人崇正學疏 上嘉納之印馬南畿陳馬政二事至今稱便正德初 上命御史按福建風裁凜然漳南盜肆侵掠督師勦平 賜白金綵紵當是時逆豎劉瑾擅權欲以嬖孽冒功勝之禍福公不爲動乃籍他事畱再巡臬在必獲公抗持益力瑾矯詔調高安縣知縣已又搜舊牒摘微過詔下貶官者三猶啣之逮繫

禁獄甚困將甘心焉踰年瑾誅事白除通州判官稍遷潞州知州以憂去服闋補知泰州晉河南按察僉事山東副使兵備天津調辰州府知府公屢仆屢興馳驚南北至是蓋志意倦矣上疏乞骸骨會 今上登極特獎恬退復副使致仕公乃開別圃植花卉日與耆舊觴詠娛樂非飲射讀法足不履公庭鄉人咸敬重之行部使者至餘姚必造其廬問焉年九十有四公襟度高朗視天下事無一可櫻情者方觸逆瑾逮禁獄人爲公憂公則曰死生命也憂何益處之裕如傳稱達者齊榮辱一禍福其信然耶乃竟不及于

難乃又以壽考終天道福善公之謂矣陞先忠烈公
與公鄉榜聯名友善約為婚後各舉子女乃締盟焉
知公特深乃志而銘之

青州兵備副使牛公鸞傳

牛鸞字鳴世獻縣人正德戊辰進士任益都令時劇
賊劉六等轉掠山東躡曹濮蹂淄澠所過城邑望風
奔潰獨鸞與樂陵令許忠節公達東西遙應屹若巨
鎮鸞尤臨機設變出入鬼神號稱異特賊嘗縱兵圍
城三匝鸞日夜距守賊斂兵退鸞曰此特自完計耳
不一大劊賊必復來乃駕子弟兵及諸亡命躡賊戰
大王橋身被四矢扶創疾鬪賊遂大奔斬獲無算賊
自是不復東矣事聞擢按察司僉事整飭兵備青州
開署自鸞始尋遷副使仍理兵務嘉靖初顏鎮賊王

富得金 卷之九十五
堂豪俠好施聚衆山谷每戰困衆脫之鸞挺身突入
賊中賊覺鸞奮刃大呼賊衆披靡未幾就殄山西馬
五寨賊首陳卿者據山作亂數年不靖鸞奉 詔移
兵平之卽其地建平順縣鸞累平劇寇聲望赫然而
懷奇負氣不能腆膺爲詭隨態世亦以此嫉鸞尋謝
病不起終于家

山東按察司副使張公鵬傳

張鵬字搏南贛州同知獻之少子幼穎異有志聖
之學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督馬廠劾內官
私貸影射之弊計光祿 奏革內官需索奄豎劓目
擠陷得楊公一清石公珪直之獲免監兌湖廣特
請勅而行又行奏 請重臣沿河總督漕運至今永
賴權臨清稅除革羨餘轉本部正郎督餉遼陽復屯
沒公鹽課足兵食邊境以寧 武宗東巡權倖朱寧
勢焰薰熾守臣懼甚鵬奮然具劄前陳聞有諫回鑾
而斃者衆力阻之叱曰事危而默不忠約議而違不

信獨詣 行在上之值中使奉 皇太后旨促駕旋
事寢居二年乞致仕養親章三上始獲允遂以剩錢
萬緡貯庫而歸嘉靖初起用老成勉強就道抵京時
例先謁執政次朝參鵬竟不往內閣公孚敬銜之補
兵部車駕司郎中退寓僧舍日與林公俊諸公講論
心學大司馬王公廷相高其行數到寓所與相議國
是尋陞山東副使時監司熊者受賄欲脫一二重獄
鵬執法不從竟寘極典遂乞致政百姓遮道乞留抵
家杜門不出闢圃粵臺西吟讀其中有張姓重獄巡
按李公鳳翔巡道汪佃求明于鵬皆不答被罪者懷

千金托解叱之走正德嘉靖殞霜殺稼罄廩賑濟
見載道每月九日聚衆給米賴以全活者甚衆龍泉
山寇迫縣城署縣梁簿惶怖幾欲自縊鵬力土議固
守募兵拒敵城卒得全遇聖節天變必正衣冠行禮
卽隆冬不廢觀風使前後薦舉皆以疾辭林下四十
載足跡不履公庭年八十歲於書無所不讀尤精於
理學作詩文大都平淡不爲藻績俱不存稿歿而吏
部尚書李公默志其墓有司祀學宮隆慶元年纂修
世宗實錄已經史館移文該省討其病故年月採入
立傳

山東提學副使陸公錢列傳

張時徹

陸錢字舉之副使偁季子甫能言母楊淑人命之以字百試不爽稍長慧智開發一日輒數行下爲舉業文精恪典雅大爲時輩所宗己卯舉于鄉庚辰會試中式辛巳廷對擢甲科第二拜翰林編脩讀書中秘益銳志問學盡覽經史百家儕輩素以才名著者皆謂下之尤砥礪名節以古人自期待時議禮諸臣故傾心於錢欲引以爲重錢卒不應其人以爲少己遂銜之會預修武皇實錄成進修撰已而大禮告成議禮者秉嫗修宿憾遂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職江

防時其署新設除戎禦侮薄書文牒皆創爲之而飭
叙振刷憲度井井諸僚竊相與議曰嗟陸君老吏殆
不如矣已而稍遷江西叅議職司糧儲輒能釐革宿
弊盡徵諸所逋負又酌諸郡之贏縮驗物產之登耗
而損益上下之人皆以爲便已又稍遷山東按察副
使職專學校自言曰尸祝代庖自今得少展其志乎
乃明章程嚴品式正文體其雕蟲靡麗則黜抑之期
不詭於大道所至敦尚孝弟分別義利才儁有篤行
者引之若肺腑士習爲之丕變他如斥異端之祠以
崇祀先哲乃其教之大者山東舊無通志喟然嘆曰
海岱山川之宗也孔孟人物之望也六經文章之祖
也惟茲一方之志而天下古今之事備焉志何可廢
遂考古諏今補遺正訛窮日夕不懈比踰年志成而
鈇則病矣遂上疏乞骸骨其畧曰臣自入東土游罹
愍難一年而喪女二年而喪妻雙柩在次幼子在抱
又不幸有狗馬之疾願徼洪造丐餘生疏入不報遂
卒鈇性資溫厚和而不流口未嘗言人之短而剛大
之氣侃侃不阿犯履唾之戒曾無回忌卒坎壈以沒
云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日章墓志銘

徐階

公諱日章字尚綱 今天子紀元之歲與予同舉於鄉其明年同舉進士每飲酒酣輒歌李太白所爲梁父吟將進酒諸篇慷慨言曰士君子必有空宇宙超今古之度然後能不動於物以大有爲於時有如登百丈之樓凭欄而望東海攬三山於几席納百川於杯盃斯其爲度也幾矣乎因自號曰海樓後三年拜刑部主事有巨璫謁公欲有所逮捕公曰越百里而逮人非法也中貴人怒以危言恐公公終拒不聽遣

員外郎郎中出知襄陽以才徙長沙先是大瀉寇數千人屢招輒叛叛則其所焚掠益甚公曰此我驕之耳遂身督兵往討縛其酋斬若干人降若干人事聞賜白金文綺郡故喜訟稍抑之卽肆爲詆誣太守往往貶法以徇公獨不撓至其獄詞則老吏猾胥相環視莫能損益一字由是訟頓息能聲聞四方遷山東按察司副使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 顯陵當是時舟之先後行者以數百計吏之奔走執事者以數千計公私之役遠近至者以數萬計公預籍其數而爲法授有司令餉以人給夫以舟限俟於境者無後

期出於途者無稽程費大省而事集居踰年丁父憂會大計天下吏有忌公者騰飛語中公銓司不及察罷公政士大夫意公素剛必且抗疏自明公笑曰仕宦在行志耳志苟不行卽列侯將相曾不足等海中之一漚其聚與散交於吾前而吾目猶不屑一顧也矧足動吾心哉聯諸縉紳之家居者以爲社日賦詩較奕徜徉林壑間見嗜進者必指其口曰能吸盡滄海之波乎見戚於退者必撫其背曰悲哉溺於苦海乎公守官廉傾其囊得百金作狎鷗亭於所居之後因題所著詩曰狎鷗亭稿當其脫落塵鞅傲睨一世

真所謂白鷗沒浩蕩可望而不可馴者蓋公所謂空
宇宙而超古今之度其隱見不同均之無所動如此
嘉靖癸亥距生弘治丁巳享年六十七

山東按察司副使吳公嘉聰墓志銘

孫陞

吳之先長沙湘陰人也自唐荆南節度使師道以
代有聞人至 國初有名受者從戎山西振武衛屯
田塞下世籍焉受生廣廣生亨亨生安安生璉領成
化丙午鄉薦仕至山東轉運同知轉運君配趙妊有
奇兆而生憲副公公諱嘉聰字惟德別號鴈山性孝
友方數歲時曾祖暨祖以老壽在慶每晨省先曾後
祖轉運君喜其孝且知禮受尚書於安陽王尹尹閱
其文曰傳吾經者此子也弱冠領鄉薦尋舉進士初

授豐城縣知縣抉奸剔弊均役募逋朞月境內大治
土寇嘯聚于瑞州麻嶺治塘諸塞勢甚猖蹶至勤天
兵公往督戰相機力敵搗其巢穴總制尚書陳公金
巡撫都御史俞公諫巡按御史萬君實交疏其功
賜白金綵幣考最擢守曹州是時黃河下流潰決公
刻期築坊爲民捍患大學士靳公貴爲文紀績于石
調守臨清州去之日民遮道攀戀如失慈母留冠履
縣之城門臨清兩京咽喉武廟時中貴出鎮掠買
商賈誅求有司雷焰甚熾公以禮繩之又法制其瓜
牙始稍稍斂迹撫按劾薦擢刑部員外郎將之官
江西逆變初靖朝議擇守南昌以屬公地瘠民殘
綱凌縱庶官尚未備公兼攝之時覈宸濠逆狀
未上卽援筆屬草不終日而定勅下守臣擇宗裔可
績藩祀者諸王類有請求人懷異議公秉裁決推
弋陽王輿情讐服歲大旱移檄屬邑讞寃獄疏壅務
引咎露禱雷雨大作仍步以歸百姓懽舞郊迎歲復
大稔江隄大圯豐城當其衝南新橫罹其害僉曰惟
吳南昌可任公乃悉力規計不煩財力旬日而大役
告成興萬世利邑人祠之名曰吳家塘云巡按御史
唐公龍力薦其賢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揚嚴

殘酷之禁重梏尅之罰訟減盜息百姓安堵奔母趙
恭人喪躡踊慟絕侍父轉運君疾衣不解帶藥必親
嘗父竟不起哀毀如喪母時先後五載蔬素衰經寒
暑邁疾不入內寢服未闋被誣休致中外惜之公獨
灑然弗介于懷屏謝聲利陶情詩酒而已于官司未
嘗干謁其有裨民事邊防者輒入關白不遠嫌疑平
生議論侃侃依忠義令人聽之有激烈氣人有大事
大疑恒就折衷見恒出於常情所不及無弗駭服而
退然爲人所忌嫉往往得謗亦以此卒於嘉靖辛丑
年僅六十有六惜哉

江峰呂提學高傳

李開先

呂君名高字山甫號江峰鎮江山在江上有峰而高
名與字號因以類取之耳其爲丹徒人也自其父
美祖經曾祖昂以及始祖子實蓋七世矣母太宜人
鄔氏以弘治乙丑十二月十九日生君幼卽聰慧不
凡年十七補郡庠生戊子年二十四舉應天鄉試次
年己丑舉進士選授戶部主事卽爲堂卿儉菴梁公
材所倚重劄管太倉有王鳳李慎太監少監等數人
尚未裁革事多齟齬難行君則調停其間弊端翦而
公法不廢外而運官旗甲內而經歷倉攢無不仰賴

之者余繼亦有此委與君同事倉務甫畢卽相與和
詩論文日有長益而楊邛徠仲瓊李漳野新芳左右
臯思忠王南岷廷黃梓谷華更相琢磨可謂一時之
盛也已而改淮南監視常盈倉初以爲事間可得肆
力讀書文名由此日起調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值夫
同戍卒稱亂勅往遼陽募兵足以壯觀而資任本
司員外郎蒙推恩封其父母再陞車駕司郎中時則
驛傳積弊不可勝計又勢要求索難支君榜其事于
驛門卽權力者不爲息浚川王公廷相以左都兼尚
書臺綱振肅尤畱意人才忽一日謂余曰部郎寺屬
中有負盛名而可繼前脩者乎余應以如呂郎名
者其人矣浚川曰詩文吾所知須政事兼長方是全
才余應以取呂正不獨詩文耳未久 聖駕南幸張
方山衍慶以都御史被逮乃以浚川帶管清道刊布
告示題覆奏章正車駕司事也日夜行一二百餘里
如窮三站二百七十里亦卽一日行之事體未熟才
思稍鈍者卽時獲譴况往返六千里閱歷六十日耶
浚川初猶閱稿後則惟閱 旨意而已及抵京欣然
羨余知人意將薦君子 朝乞大用之以遷官䟽不
果 上而稱不絕口數蒙綵幣金帛之賜山東提學

員缺余初任文選卽推君以副使往至則行政有要
取士無失雖一時有不得意及記題不真者惟斟酌
其平日分量去取之不過刻也士有卓異者拔入湖
南書院親自督課講明正學務得真才兩次鄉試中
式者優等居多署臬司印數月雖瑣務且照及之重
大事無不結絕者吏畏民服雖積年訟獄悉來告審
及訢之撫按願乘時批審者多矣錄文舊多出提學
手君之時文精瑩簡當葉御史經乃置而不用顧于
二千里外求唐荆川之作而亦不過一半篇錄成以
一冊寄余且貽之書曰錄中無僕一字不敢冒他人
之美其間紕繆處必爲禮部之所參駁是又往年一
余光也蓋先是嚴介溪嵩深恨葉御史彈劾假此報
復之摘其辭之似涉譏訕者以聞 上大怒械致御
史并藩臬之有職事者繫之獄罪謫有差而御史竟
死杖下臺中悞以爲君從臾之也甲辰外考楊虞坡
博慮其不安言之冢宰許松臯曰呂某歷官行已俱
無異議今次考察母及之松臯應曰然已而邸報有
名虜坡向松臯扣其由松臯言初擬無事衆御史必
欲黜之惡其曾害道中人豈非寃之又寃哉歸後日
與南郭錢少叅亮輩酌酒賦詩遍遊金焦諸名勝不

但與世無求亦自忘其曾爲官也十餘年極盡林泉
之樂偶感寒疾汗下不快不數日遽卒時則丁巳六
月十六日也年止五十二所著有湖南訓規所輯有
校藝錄戡定三城錄其江峰漫稿余將序而刻傳于
世云

山東按察司副使溫公如玉墓志銘

王世貞

公之成進士至歿凡十有八年爲行人則一使荆襄
爲御史則一按嶠吳越再按秦三仍按吳爲按察副
使則治海道所至皆卓然有聲績而其却荆人金也
荆人至今能道之其按嶠而塲人景中倭不登謀公
申飭舊制爲稍適融期限以蘇其困立保甲法參而
伍之俾人自爲守搜捕姦猾及邏卒之因而牟利者
課自是驟登額逾於承平時而公所治繕理城隍築
海圩闡堰數十百計其按秦益自標樹風采至則論

同州守某寶雞令某等貪酷狀遣戍削籍有差守令望風解印綬去猾吏大豪一切受法不寒而栗公黷求邊所以計婁紬者前後凡二十事條上之報可公又行刺得某大帥蠶食吏士佐虜爲虐某裨帥不畏大帥而畏虜狀悉劾罷之至督撫重臣亦有緣而謫削者邊吏大惴無敢飾情以見益治軍軍聲實俱振而虜亦竟公代無敢深入公又上宗藩七事若補祿糧肅關支正體統嚴門禁尤其要者其仍按吳則益熟于其利便而於職得兼治大小諸吏有熟公者轉相告報母爲撓温公三尺爲而公以爲吳所重於天下者以賦而其利之最大者水則抗疏委能吏去公里母伏田田母伏賦賦而不田者蠲之田而不賦益之且督諸治河官以農暇開濬水稍稍受職卒又論罷副總兵一人武吏益戢吳以大治然則事不以公治秦嚴鮮所縱舍而公不安於臺矣其治海道而屬登萊與遼之亡命交匿於諸島時時出剽掠以自益議謂擊之則慮起兵禍勿擊則二郡驛搔無已時公用楊守起元議外揚軍聲以脅之而使指揮湯詔等之田橫王世祿之長山裴虞度之崆峒李承賜之劉公千戶黃汝忠之抗灰諸島召其豪長者諭之

曰與若期一月來受署爲良民不者温公大軍立殲汝矣衆皇恐咸來謁公拊循之爲上書二臺編保甲給田起稅通互市開關梁禁爭鬪島山彬彬約束北內地矣屬暑郡大旱公齋三日而禱立澍公旣露禱雨中又以暑故不爲雨具寒內侵遂得疾其民相率狂走告神曰大夫爲民請雨神幸予民而予大夫以疾非類民今敬爲大夫請命果小間公念欲不任疾疾又不任事卽自劾歸且就道已而曰吾守土臣也敢去事歸乎強疾以待甫得請而公革矣然猶手書諸郡邑母汜祭母賻祭吾不而享也賻是死而僂我

也公温氏諱如玉字孟醇別號少谷其先世以成河南之桐栢王父淮徙籍鄭遂爲鄭人父文林公娶於左孺人而生公文林公之爲諸生甫著也而十四亦補諸生郡守許某奇公才欲壻之弗果明有孫提學者按部試公以爲第二人旣見而笑曰吾欲冠若以若少疑之今果然自是凡再楚試皆不利而最後我先公巡按楚公遂與薦歸及襄陽得文林公訃蓋絕食七日而抵喪所撫棺大慟曰天平誰令我以一鄉書易吾父也公之舉進士而喪王父淮已又喪左孺人毀瘠時有加自是得心腹間疾矣公之

一爲御史三按部又一爲海道皆名持憲其居鄉絕不通官府其居官絕不通家問以故病三月且死而其家不知也公生以嘉靖戊子卒以隆慶己巳得年四十有三世貞曰公婁爲執法大吏所至有聲績豈偶然哉早禱而澍卒以勤死合於古祀法矣乃其臨歿而約束郡邑母令汙我爲也此何下結纓易簪哉蓋公之舉於先公也差殿而始按吳澹先公屬太故藁葬諸知名士咸自避晦削門下籍而公走使二百里而來以金助繕墓不佞兄弟蓋三辭而公三進之曰吾爲吾之師而已夫是以無虞於松楸而會先

帝賜詔洗雪公復從林中丞潤上書請予故御史大夫贈諡不報不佞兄弟以謝公公曰甚愧上書吾之師而已公之篤於倫理類如此

憲副張先生應治傳

王俸

張應治字體徵號冲泉世居秀水之太平里洪武初其祖張信山通名版籍厥後世以仁壽朴茂爲里中白眉歷至曾祖正生世華華生用是爲封君寬厚仁明人推爲長者少通儒術旣而棄去拮据家業舉三丈夫子伯應潮季應濂俱庠生仲卽君也君生而姿骨玉立修髯楚楚自幼以穎異名讀書洪洞菴遇異人一見目爲偉器甫十五爲弟子員逾年受知于今宗伯松坡畢公進廩食屢應棘闈志益刻勵嘉靖辛酉遂領鄉薦將入對公車而行橐未充或告君以宿

通索之可壯行李君踧踖曰家世寒素倣一舉柰
何爲此急白封君封君欣然取宿券焚之明春成進
士初授行人兩奉勅往典楚鄒府祭葬事三賚
穆宗登極詔君典事之外無私交雖星輅數往一切
餽遺拒之不受故制詞有發雋賢科清修博雅宜勞
使職英譽交騰之語再晉南垣君方爲諸生時遇大
計議卽已慷慨論列知識有過舉輒赤頰相正嘗指
心謂余曰使異日酬知遇亦如此矣及授職知無不
言不阿權倖諸所獻替當宁彈射要塗者䟽凡數十
上其最鉅者如請正宮闈除巨璫二事正宮闈

者當

穆皇帝時

皇后引疾遜居別宮兩都洶洶

謂有他變君掀然冠髮上指急捉筆草䟽一夕而成
纍纍數百言皆鯁直激切人所不敢言者上覽之

下旨切責諸垣得相繼交章已而鳳馭返正固

聖明之轉圜而君之力非眇小也除巨璫者留都內

官監邢保憑城倚社實與馮保聲勢相藉侵尅匠工

銀三千餘金諸匠控訴無路君受命巡視遂更相慰

曰張公來覆盆睹天日矣紛沓陳告一朝而得狀四

百餘紙按實將發邢覺急緘金珠珍錯密遣啗君君

益怒趣䟽上之邢輦貲輸黨百計謀中君䟽持數日

不下時華亭察君忠緩頰君言第發部議部以宦奸
當究言路宜申刑充淨軍一如君勤于時內豎憚君
風力莫不歛迹初疏未下時賓僚有爲君危者君曰
言分也倘吾言得中大奸盡發卽獲譴談笑赴矣時
論以此壯君嗣是復屢劾當塗者俱稱 旨朝例科
官三載稱職進京秩時以 聖壽蔭輔臣子君且言
非制諍甚力又以新鄭拜相未協人望聯疏論列忤
意竟除潯陽守潯陽軍民雜處君初視篆衛軍以乏
餉三載脫巾呼噪君查 國初以潯陽安慶均重地
各有額糧萬石後以安慶被兵暫撤糧協濟相仍三
十年當事者重于改革君議復初制力陳數四上官

難之卒抗言曰天子命臣以專城之寄今撫安囂悍
直阻抑不行當自疏以去就爭耳臺院始上其議
天子嘉納衛餉得如初潯地衝民貧乘傳至者無虛
日支應者往往覆產君議條鞭于上官民困得甦府
治近江巨盜出沒君沿江創烽墩分兵戍之更設法
緝捕無一敢窺境者隆慶之季江右大侵流民相携
入境有議驅之者君詫曰聞流離襁負而至柰何棄
之卽令發廩以賑主者以未得請爲言君曰賑饑如
救焚必待請則往返間已成枯魚矣有咎獨我任之

可也隨至隨給莫不沾濡流民賴以全活者千數潯
士多貧首捐俸置義田若干以資饋粥月令博士校
稅以間每從中次第之士彬彬興起成名者甚衆君
廉明方正率下有體僚屬以至五邑之長靡不廩廩
易慮性喜典籍簿書之暇日賦詩談稅有欲媚君者
藏金碑記中以獻君覺震怒不旋踵麾斥之人益憚
威名長吏有稍自點者輒自投劾去廉公之聲日起
入覲邑請以例進君悉屏去曰古有兩袖朝天者焉
用例爲舟抵潤州輕舸詣家則跪請封君曰兒爲守
無狀無能爲道路資封君又欣然喜乃悉括其羨服

易八十金以行比大計廉能考最今 上面諭曰爾
等皆好官朕都知道當益體朕心恪勉乃職令內臣
擊金幣以賜又 命大官列宴慰勞備至凡郡牧七
人君第二遂超擢臨清憲副臨清當西北孔道軒蓋
驛騷且迫邊徼赤白囊交馳君下車首簡部伍汰老
弱修城築堡爲備密于潯陽州歲以兵戍邊率爲長
守君心知其苦且慮兵力單弱以其衣糧饒裕諭令
自輸其羨官爲補助添募丁壯四時番休往戍喁喁
呼便而武勇由是益壯遂刊爲定例經畫數月稍稍
就理而疾作矣先是守潯陽以多故綜理周悉夜分

不休比時脇下結一核矣行部未竣漸升漸大偶邂
 逅官齋指以告余余曰此奇疾也柰何君拊膺曰余
 非不知勞劇然業已委身奚遑自恤第獨老親在念
 耳相視泫然已而竟鞠躬盡瘁以死惜哉居恒恂恂
 出而蒞官則英爽勃發揮霍振厲體素癯有告以自
 愛者君微哂而已至問及廬畝則艷然投袂曰丈夫
 無纖毫報稱 國家營營為馬牛計吾弗為也故歷
 官司憲蕭然故廬吁陌仍舊當易簣時從容賦詩有
 去住不殊君親未報之句無一言及私何其壯也嗟乎人以躋華廬為售君獨以守廉靜如苦節為售士固無慚余影耳售不售何論哉

僉事

山東按察司僉事胡子義傳

忠節錄

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為威遠
 訓導歷蜀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子昭死避世
 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為僧子義以親遺體
 辭有子二人生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
 二子當免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山東按察司僉事崔公碧墓志銘

薛瑄

山東按察僉事崔公卒于官將返葬故鄉其弟理奉
公行狀請銘于其兄同官河東薛瑄謹按狀公諱碧
字仲玉永平昌黎人大父彥名祖妣齊氏彥名有隱
德鄉人嘗被兵無食彥名以其家積穀千餘石貸與
之食兵息取券焚棄一無所責償父配母齊氏生四
子長卽公次叔琮次叔璘次卽理少有美質大父母
父母特愛之遣充縣庠弟子員習經史舉業中永樂
十五年鄉試登辛丑進士第宣德初拜交趾道監察

御史立事舉職強幹不屈籍籍有聲逮國家推恩例封父得又林郎交趾道監察御史母齊氏封孺人時公大父母俱高年安好無恙父母又皆顯受褒錫公嘗衣繡歸省于家祖子孫三世一門壽慶光顯鄉邦以爲榮正統紀元調行在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爲廷臣薦擢陞今職分巡部屬剔濯奸垢振挈紀綱事以無墜竟積勞成疾以卒正統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四十有九矣先是公有疾因念本木人已卒大父父母俱年老在故鄉不得朝夕見愈憂思不置遣理往迎之旣而大父暨御史君俱弗克來獨母孺人至公輿疾迎郊外相持感泣不已疾遂增革公初聚張氏早卒贈孺人再娶劉氏泰州同知浩之長女封孺人公存日嘗命理之子善聚後已公沒理如其命善聚甫四歲幼不任事理奉公柩歸以正統五年四月初二日葬于故里司家庄鵲鳳山之先塋銘曰胡豐其始胡嗇其終命實爲之嗟嗟乎崔公

孺人至公輿疾迎郊外相持感泣不已疾遂增革公初聚張氏早卒贈孺人再娶劉氏泰州同知浩之長女封孺人公存日嘗命理之子善聚後已公沒理如其命善聚甫四歲幼不任事理奉公柩歸以正統五年四月初二日葬于故里司家庄鵲鳳山之先塋銘曰胡豐其始胡嗇其終命實爲之嗟嗟乎崔公

山東按察司僉事李公彬傳

李濂

李公彬字以中河南祥符人也祖延中積官至廣西
右布政使父謙 勅封文林郎行在山西道監察御

史公性峭直疾惡甚嚴持論慷慨耻浮沉詭隨永樂

癸卯領河南鄉薦宣德庚戌登進士甲寅授行在山

西道監察御史正統戊午 命按兩淮鹽法 陞辭

上疏曰禮鹹嗟寔天人互成或刮于地或風其水而

淮南鹺利寔甲天下其部轉運司正佐官監守財賄

責任匪輕宜選廉正之士爲之臣茲行多方詢察有

貪黷實跡者必劾罷之乞 勅銓曹此後除補務求

佳士往充其員果有清節著聞一體擢用則人不厭此官而嗾政修舉矣上從之由是諸嗾吏自度不爲公所容者咸望風解印綬去壬戌勅清戎山西公單車入晉移檄軍司曰某嘗究軍旅空乏之由矣寔因本管官尅削影射俾隸行伍者皆窶弱而役私門者皆富健先是止據尺籍勾稽徒勞無益某今惟密訪平素投托都指揮等官門下服役者罪之令代窶弱者行伍其自首者宥隱蔽不悛者罰由是山西軍旅填實無復敢給役私門者癸亥丁內艱守制還丙寅服闋改浙江道監察御史辰擢山東按察司僉

事三載當考績適巡按御史闕員

廷議借留

按御史決囚景泰辛未入覲

闕下受

勅諭壬申

懇乞致仕歸天順甲申詔致仕五品以上官進階

級授中順大夫成化戊子卒享年七十有三公嘗自言曰吾自筮仕以來皆典憲臬謬以平反寬獄振厲風節爲已任居官二十年未嘗有枉于法者此心敢對天日云

論曰余聞李僉事仕宣德正統景泰間歷官內外臺執憲繩違必行其志殆古之所謂剛者歟退休林樾晦迹養高與參議趙公公璧郎中賈公從矩運司同

知蘇公士英別駕孟公至善布衣趙公仲晦爲詩社
友倡酬飲燕過從里閭菜羹秫酒絕無華靡縱侈之
風嗚呼前輩風流不可復見矣漫識于茲以示邑子

山東按察司僉事劉公時敷墓志銘

林俊

劉氏諱時敷字用行別號素菴曾祖得賢元季避地
自平江徙內江之中江居焉傳友義傳鑑是爲公文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母曾封安人劉世德隱承德公
尤孝讓以載植有家六子伯氏仲氏有仕階意尤獨
公乎異責所必成公亦力取自副年二十五魁于鄉
又四年甲申第進士爲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又轉山
東按察僉事分按東兗兗終訟積數百事逮數千人
就繫動數三歲公裁決浹月而盡訟爲之衰濟南北

早先期民禱蠲租平糴藥疾食瘠招流而瘞殍力且
匱獻計巡撫以亟請于 上得發米二十萬石銀四
萬五千兩錢五百五十餘萬民賴全活東人安公公
不東乎薄也甲午巡淄川疾作猶強歷數縣至長清
與還越七日不起年三十九察使王君琳提學楊君
琅檢其箚敝袍數襲俸遺無十金

僉事楊用章璉傳

朱睦㮮

楊璉字用章祥符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授丹徒知
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
丹徒璉選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
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邪令左右執之二人
卽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紹曰聞公驅二人溺死
江中方今 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
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牟都御史按部
丹徒以索饌器不得誣以它事免官璉奏辯得白擢
南京監察御史郎中李諒以事謫靜寧知州持尚書

黎淳陰事率家人竊取公帑物淳不敢詰璉并劾罷
之給事中某等言事忤旨衆懼禍出叵測璉疏救之
曰諫官乃 天子耳目若以盡職獲譴則天下事誰
復敢言者是 陛下自塞其耳蔽其目也奏入 上
悉宥之總制兩廣都御史秦紘劾安遠侯柳景不法
諸事勘實得旨景罷紘亦致仕璉奏曰景之罪旣明
是紘之劾不謬也今俱免者何也且紘忠實有大畧
不宜擯棄從之隨起紘爲戶部尚書璉又奏建宗忠
簡公祠於丹徒如岳忠武杭州故事給卒守墓春秋

上俱如

所請云弘治初擢山東按察僉事以疾卒年四十九所著有絃齋藁數卷

山東按察司僉事張公嘉謨墓志銘

許宗魯

公張氏諱嘉謨字舜卿居城南因以自號其先成都
人也高祖才甫任易州知州國初謫戍寧夏曾祖景
春祖恕父翼中成化乙酉鄉試仕終山西岳陽縣知
縣母李成化壬辰某月某日生公於岳陽比有知卽
耽嗜筆研書史舉動穎異不類常兒弱冠爲寧夏衛
學生耕讀自力志向遠到乃從故兵部尚書胡公汝
礪授尚書爲文奇駿弘治辛酉鄉試中式明年壬戌
中進士錄皆刻其試文爲程時岳陽公夫婦老壽公

乃上書請終養得請歸也養備至人稱以孝時乃開門授徒一時英髦多出講下正德丁卯岳陽公卒已已服闋授兵部武選司主事公家食時稔知武選宿弊事事躬自檢覈吏姦不售選人大快辛未盜起山東侍郎陸公完督軍平勦公與主事王崇獻皆以才畧贊戎務初官軍之東也日尾賊後行止視賊故賊蓋猖獗功無所成公乃獻議陸公謂當出奇以遏其鋒審勢以奪其氣若徒尾其後是驅賊以自戕也何損於賊何益於民陸公定之會賊犯濰縣陸公以偏師屬公公提師行一日即按兵不進賊易公不爲音公其怠也卽夕疾行掩擊大破賊斬首二千級賊遂奔河南不復犯山東矣是時從征諸將忌公功奇公復慷慨談論不自秘由是譖作力請回部未幾車駕司員外郎癸酉蜀盜滋橫詔超兵部尚書彭公澤往征之彭公疏請公與行公告彭公曰蜀地險阻用兵爲難今王師西征賊心震恐勢必不支若順流而下則荆湖之憂方劇矣公若分兵屬僕由漢中取道以扼夔峽公以大兵取重慶以蹙賊則成擒矣彭公深然其策後卒奏功如公策凱旋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濟寧酬蜀功也已而沂州礦盜竊發

宗藩弗戢撫臣疏奏移公兵備沂州公持法厲禁無避忌由是忤觸 藩邸赴愬于 朝丙子冬逮公下詔獄在獄數月乃得白然竟由此罷去公既歸退居城南別業事親教子授徒力田如素士益二十年不移初志嘉靖癸巳公偶爲詩書壁間云年來慵懶謝交游日接盧醫扁鵲流可歎明朝更分手短橋新柳雨聲秋人見之頗訝其無謂不數日臥病甫七日卽不起凡得壽六十有二平生好書學篆隸行草各得其妙詩文敏捷亦成一家之言所著雲巖集而行稿藏于家

山東按察司僉事李君紀墓志銘

王九思

君李氏諱紀字維之興平人也少年神骨清聳入爲學官弟子受尚書不數年學成舉成化丙午鄉試年二十四矣其後五走禮部竟不第弘治壬戌以父母老于是不得已謁選爲鹿邑知縣鹿邑城復于隍久盜賊橫起竊府庫劫掠富民往往有之君至不兩月先爲築城城完乃下令捕盜乃均徭役撫寒餓勸農桑理獄訟久之民安盜由此息矣乃旂學校課諸生彬彬然考德問業克乎其有得焉久之教化行民俗

成歌頌興矣于是撫按及藩臬諸公咸謂邑小不盡其才奏移祥符乃鹿邑之民亦北走乞留未及至而命下矣啟行之日民無老幼貴賤爭走攀送有泣下者然自壬戌抵甲子涖政財兩年耳而民仰慕之深至于正德已巳猶磨石書其德政爲去思之碑焉君至祥符人見前令無能保終者咸爲君慮蓋縣附藩省今日跨馬受約束于所轄少不可卽訶叱甚則鞭朴之又送往迎來飲食常失節至于獄訟租賦之事幕夜始據案舉燭了理漏下二二鼓以爲常此非大有才氣鮮不仆者君于是先其大者急者職事當爲

者種種有緒矣掃門一錢不入久之猶夫受約束也所轄者從而禮貌之加舉焉猶夫送往迎來也飲食以時猶夫暮夜了理公事也多暇與賢士大夫飲射之若是者三年會武宗新卽位君亦政成于是北上考課旣歸之明年丁卯召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戊辰春巡視通州諸倉未幾以父喪歸庚午闈瑾事敗君以同鄉井左遷知縣大學士野亭劉公陳留人也雅重君請于吏部得陳留云是時諸郡盜起守令多棄城走獨陳留以君完今少保幸菴彭公總制兵馬奏君治行爲河南第一在陳留三年而癸酉秋擢

寧海知州在寧海一年化頑民擒巨盜威惠流海濱
矣撫按諸公又以郡小才不克盡奏移臨清南北要
衝送迎無虛日又鎮守太監兵備副使閘廠諸主事
供億繁費且盜賊後居民凋蔽處之亦甚難也乃以
委君君出自祥符以其盤根錯節之餘舉手揮之卽
迎刃而解聲稱藉甚吏部兩以僉事擬君不果踰三
年丙子以母喪歸喪畢稍遷前軍都督府經歷一年
擢山東按察僉事奉勅提督畿內屯田其地多權貴
侵漁小民君不顧一切繩之以法乃嘉靖壬午竟由
此起謗君乃投劾不待報經歸君自曾祖彥才祖英

父壽家世爲農至君以文學興在祥符績最得勅封
其父文林郎祥符知縣母繼母兩張孺人及配康孺
人皆贈封焉君入爲御史時瑾尚未顯用事甫一年
而君以憂歸予知之固未與識也比瑾敗咸謂君無
故乃一御史祥符人爲舉子時君甚愛之乃號于衆
曰如李某興平字破不得遂有陳畱之役然未久而
御史者殫酒不四十死無後而君蹤跡明官至大夫
壽享古稀子孫勃然興焉天道果何如也此亦足爲
妄言者之戒

山東僉事樗菴王公燁傳

王樵

公諱燁字韜孟世爲金壇人自少讀書卽以古人自
程度刻苦勵行舉南畿鄉試第二嘉靖乙未進士爲
吉安推官治獄明恕因事以禮義勸導兩爭者皆悅
服建昌缺守其同知鷲甚不可近所司以公視其篆
曰彼得王某當有改王某得彼當益進歲滿遷給事
留省風采凝重雖同官亦畏憚之數言事皆剴直嘗
一蒙 褒旨而卒以犯大僚見擯落云嘉靖初 世
廟欲追崇所生張永嘉諸人以議禮合意驟見擢用
於是 上留意稽古禮文之事並建 南北郊親耕

親蠶諸禮繼舉則夏貴谿附贊爲多遂用張桂故事
自都給事中擢侍讀學士以至宗伯入閣中年上
留意禱祠之事謂可以永年則嚴嵩先意承順尤極
佞巧費窠乃宏之第其妻與逆濠之妻兄弟也以不
結附逆濠頗得時譽而嗜利險側不下于嵩三人者
公皆首論之而其論嵩尤切并及其子世蕃時嵩之
姦未著而世蕃之惡人亦未盡知公在吉安蓋得之
先見而中其隱曲故嵩尤恨之未有以發叙遷山東
武定兵備僉事以任滿赴部踰限奪職舊格所無出
嵩旨也遂著爲例公在山東嘗儷御史行部而副使

吳龍道病公入謁御史曰吳副使病甚危不可委
下人非某往視不可遂辭御史而行至今東藩之僚
猶道之而服其義焉公事親孝然有弟惡於象慈弟
可感嚴弗可繩竟以是鬱鬱成疾死仕宦有年貲產
不增於寒素時婚嫁葺廬多稱貸于人病時蕭然一
榻布被蔽體邑令因問疾見而深嗟重之近世講學
者競右陸左朱號爲於言語文字之外得直截根本
公弗爲動曰吾敢斷之曰皆放心臨終語人曰聖賢
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同邑范楷子正
親喪三年不入妻室公禮敬之終身唐治時雍鱉直

負氣公常下之公有讀書之室曰樗菴谿田馬公嘗
爲之樗菴銘身後學者哀其遺文曰樗菴先生集凡
若干卷行于世

趙按察勲傳

歐大任

公名勲字彞伯姓趙氏先世出宋支裔自金陵戍廣
今番禺人也少秀整頎碩長好學博通經史弱冠補
郡學諸生嘉靖戊子舉于鄉辛丑銓授江西瑞金令
瑞金爲贛小邑隣于閩之汀州使傳旁午供給繁苦
泰和安福勢豪多以寄庄優免土著民久患差役貧
不堪命公申請均繇始得蘇息節省浮費興起學校
瑞金素乏科名弟子員戴汝器公所授經也輒舉中
式龍南信豐饑孳載道委往賑濟存活者衆署他邑
事一如瑞金循良之聲出于他邑不啻若瑞金民矣

江西巡撫都御史張公岳巡按御史魏公謙吉交章薦之先是安遠有黃鄉賊洞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剿莫及賊葉氏世統其衆也曩設軍門奏給千夫長印使之羈束乙巳冬千夫長妻曾氏代夫主洞二十冲幼姪葉經糾衆剽掠提督南贛都御史虞公守愚奏征之官軍敗于賊殺一千戶一縣丞勢張甚於是兵備副使薛公甲謂虞公曰事迫矣非趙瑞金莫辦此賊幕府召問方畧公曰賊方銳戰必敗也今聞賊亦自困且厭其首亂者可往諭使自縛虞公壯而遣之遂挾四小隸單騎入洞初往賊猶未信列兵露刃

夾道擁視公推誠慰撫曾氏相率跪服手縛葉經及便化肆掠者數十人以獻餘黨悉降公又諭曾氏曰官軍征汝奏聞于朝今雖縛姪而二子不詣軍門何以示效順曾氏卽出二子付公曰二豎子之命在公矣公曰二子卽吾子也當是時諸邑聞瑞金縛賊且得曾氏二子歡呼道路公以二子入軍門觀者萬人無不稱快虞公不待奏報卽以便宜赦曾氏二子送鄱學觀禮公再入洞築城寨設巡司而黃鄉賊無不歡呼樂業者是役也不餉一軍不廢一矢百年逋誅一旦歸命非公籌畧豫定得其要領能不戰屈服耶

幕府奏功論賞虞公特疏薦焉丙午考最獲封父桂如其官母梁氏妻鄧氏爲孺人蓋殊遇也其年適以治行徵入丁未選授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舊規內守備太監守備國公不理細務惟人命賊情許兵馬司引稟時漸不如制且役辦無名竊盜攀指最爲民患公疏五事禁無名之差役革官司之借辦罷竊盜之工價嚴巡捕之考覈省引稟之煩勞世宗皇帝下其奏南京守備諸司爲之斂戢武職犯法憲臣窮治波及無辜幾至激變事聞覆議叅鞫之懲其首惡餘皆薄治上俞允之壬子遷山東按察僉事巡東

充濟南二道執法詳明存心忠厚審錄獄囚決配者卽遣之寃抑者免齊魯之間稱明決焉歲大饑人相食巡視拯卹不遺餘力豫檄州邑告賑卽發不待報可民賴以生者萬計抹荒之策一如龍南信豐矣僉事三年所巡按巡鹽劉馮孫楊四御史前後論薦于朝甲寅以憂歸遂家居不出公爲名令尹御史而按察尤有聲五十懸車論者惜其位不寃德云所著有遺集五卷藏于家

外史氏曰余爲諸生時趙按察以御史歸見泰泉先生先坐方授余經離席立侍先生顧趙按察曰御史

好官須做好人趙按察盤辟伏對曰敬受教袁叅議者分宜氏婿也與趙按察舊同官強之起曰君但行外舅必能爲君地久次可中丞也趙按察謝曰君意良厚第煙霞已癖夢不到長安陌矣夫趙按察砥礪名節如此其得于泰泉先生者豈淺渺哉此可以觀趙按察也已

蘇太史定國撰國朝獻徵錄卷之

